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西溪老路

贾光华

桥下至西溪的公路,为了区别于 新修的龙山大道,渐渐被人们习惯性 地叫成了 西溪老路 。据1991年版 的《永康县志》记载,这条路长4.7公 里 ,建设于1956年 ,砂石路面 ,1987 年按3级公路标准改造。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受限于当时 的经济和科技水平,国家无力也无须 大规模修建高等级公路。这条路在 当时是原龙山辖区内通往永康县城 唯一的交通要道。它随地势起伏而 建 ,或陡坡或弯曲 ,串联起了古陇、丰 山头、里麻车、下里、桐塘、西溪等村 落 极大地改善了周边村民的出行和 生活,可以说是一条致富路。

印象中这条路总是黄沙满地,每 每有汽车开过 ,便会卷起一阵阵如迷 雾般的黄沙尘。1982年 家里新造的 房子刚好就在公路边。房子后面的 公路循着山的地势 ,自然而然地形成 了一个陡坡。那个时候,农村人的运 输工具除了手推独轮车外,好一点的 就是手扶拖拉机。而在这个陡坡上, 就发生过许多坎坷的运输故事。

天气晴好时,使点力、加大油门, ·般都能爬上这陡坡。但是 ,若老天 爷不赏脸,下起雨,那可就是一地的 泥泞了。而这样的泥泞 就好像耕过 的湿土田一样,一行深一行浅的;路 面上的泥土好像也多了黏性 ,一大坨 一大坨地黏在车轮上抑或是脚后跟, 沉得让人迈不开步。手推独轮车的 行人在这样的泥巴坡上行走都很困 难 ,更甭提说是推车了。手扶拖拉机 就好像蹩脚鸭上岸一般,才刚刚爬上

去一点,又 嘭嘭 地滑了下来;有的 时候则像泥鳅一样,从路的一边,以 45 度的方向逶迤着爬行到路的另一 边,一点点地龟行着。一条好端端的 路,变得好似刚经历了千军万马厮杀 后那般丘壑纵横。想来 和我同辈的 人一定是印象深刻的!

终于 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一个秋 冬,关于这条路的痛苦记忆结束了。 印象中是从江西玉山来的一个工程 队 ,十分突兀地在原有的路面上夹起 了钢板 ,铺起了水泥路。这对于沿线 的村民们来说,实在是一件天大的好 事。每到饭点的时候 ,总有些人捧着 一口饭碗 ,盛上满满的饭菜 ,站在路 边 ,关注着水泥路面的进展 ,好似对 待自家襁褓中的婴孩 欣赏着它的每 -分成长和变化。

出行道路的改善 极大地方便了 原龙山辖区内村民的外出经商、运输 等。那个时候,永康侬的口头禅 罗 就经常在这条路上回荡。老路在晚 上是少有车辆和行人的。出门在外 的人,回家了便只有靠着双脚一步步 地走回家。偶尔碰到有路过的车辆, 便会大喊 罗 相帮带几 。而路过的 车辆也大多会停下来 捎上这些夜归

老路或倚山而建,或穿村而过。 印象中 老路通过村里的一段路程两 旁都是一些高大的松树林 ,几乎没有 任何宅落,低矮的毛草丛中还会时不 时地露出一个个长满了荒草的坟 冢。因植被茂密 ,阳光也鲜少照射进 来 ,显得十分幽暗。这一段路程的夜 晚似乎来得特别早,下午四五点钟的 光景,天色就暗了下来,只有稀稀拉 拉的一些虫鸣鸟叫,衬托着这黑黝黝 的背景,让人发毛。而经过这么多年 的发展 ,这里已经全然没有了当初的 恐怖。路两旁遍布工厂 机器隆隆作 响,一幢幢高楼拔地而起,一幅车水 马龙的热闹景象!

一条清凉的水渠 ,也全然没有了 当初高大威武的模样,浓缩 成了小 巧的小水沟 伴在老路的边沿 似乎还 在诉说着曾经的故事。孩提时代曾经 戏耍的 水攻 "则没有遗留下任何痕 迹 永远消失在过往的记忆中了。

老路和之后延伸修建的西溪 - 棠 溪线 ,几乎成了原龙山辖区的生命线 和致富线。乘着改革开放的东风 这 条路也见证了人民生活从贫穷到富 裕的嬗变、见证了山村面貌翻天覆地 的变化和经济的巨大发展、人民生活 的腾飞。

时间流逝,岁月如梭。西溪老路 经过多次改造和修缮 ,路况也越来越 好,但依然改变不了它老旧、破败和 窄小的窘况。新修的龙山大道不仅 宽敞、平直,而且视野开阔,已逐渐取 代了老路的地位。但是,老路却仍 老骥伏枥 、衔接着一代代人打拼和 奋斗的梦想。

美丽乡村的大力建设 使沿线的 各个村庄都焕发了新的容颜 犹如一 颗颗璀璨的明珠。而老路则是串联 起这些明珠的玉带。它必将永远留 存在我们龙山人的记忆中,供我们细 细品味。



永康日报社 永康市作家协会

陈律短诗选

陈律

芙蓉花

立在秋雨的岩间, 于湖边,开出红花。 一朵 三天前, 一朵 ,刚绽开 , 三天前的 还未凋谢

颤动中 寂静, 不断增添、失落一粒种子。 一只白鹭低低飞过, 留下雾痕。 让我想起盛年的王维, 曾为这些花写下绝句。

睡

灯下,他看着两朵白兰花, 觉得相比自己,

它们更接近他想要的那种艺术 像一对年轻恋人,永在夜色中甜睡。

13

夜 雨来到他心的面前, 有一张坚毅的雄狮的脸。 他愿意被这友谊环抱, 直到天明 这位伟大的朋友离开。

胜利

从青年起,他一直追求胜利, 想作为一个诗人 奥古斯都那样举起手。 此时,天快亮了, 一直坐着的他站起来,走到窗前, 又一次 想奥古斯都那样举起手, 却感到身体在老去。 窗外的雾涌进来,

轻轻说:永远,我们追随你。

幻象

玫瑰 还是月季? 墙角 三枝桃红花朵静立。 一只甲虫沿茎着地, 青色的背 星星点点。 呵,为何,它要拜访我 一只僵冷白蝶, 在玫瑰 或月季花下? 为何 圆形的它 泛着微苦? 但愿 ,这抖动触须 , 缓缓前来的灵魂 不会成为花下水渍, 不会对我说: 别怕 我们只是幻象。

吃的变化

王嘉谅

作为一个吃货 ,关于吃饭的记忆 我尤为深刻。至今想起那些和美食 有关的过往,仍让我回味无穷。

小时候,家里的条件较差,住的 是老房子,吃食以咸菜为主,新鲜菜 只有一盘。遇到重要节日 ,家里会买 一些豆腐吃 :非常重要的节日才有机 会吃上肉。家里有人来干活,也是用 炖鸡蛋来招待。

记得有一次,爸爸去同村一位叔 叔家干活 叔叔就用炖鸡蛋来招待爸 爸 ,当时的鸡蛋配料有红色辣椒粉、 蒜叶,吃起来非常香。

每次去外婆家,外婆总是想方设 法拿出家里最好的食物来招待我。到 了夜里,外婆还会拿出一些苹果、零食 给我吃。有一次,爸爸从县城里买来 一袋方便面 妈妈把方便面用开水泡 开,添加作料,喷香四溢。一家四口每 人只能分一小碗,但我仍然吃得很满 足。那种感觉至今让我难以忘怀。

那个时候最喜欢村里有喜事 ,因 为这意味着可以饱餐一顿。由于物质 的匮乏 ,大家在餐桌上的吃相并不 好。有时候甚至为了抢吃而发生矛 盾。记得有一次,我就因为把猪肉都 抢到自己碗里而引起发小们的不满 , 事后我也觉得不好意思 再没有做类 似的事。在农村,关于在喜宴餐桌上 暴饮暴食、闹出笑话的例子还有很多。

因为没有钱买荤菜 稻田里的鱼 虾成了农村孩子补充营养的重要加 餐。黄鳝是其中的重头戏,每到春季 的晚上,爸爸就拿着手电筒和剪刀去 稻田里捉黄鳝,每晚都能捉10条左 右 ,有大有小。妈妈就拿黄鳝和鸡蛋 做汤给我喝,自己和爸爸却吃很少。 水稻基本成熟或收割完以后 稻田里 的水变少 泥鳅基本发育完全 这两个 时期是捉泥鳅最好的时机。爸爸技术 高超 ,每次都能捉到很多。妈妈把拿 回家的泥鳅和辣椒一块儿炒 ,味道丝 毫不亚于菜市场里卖的荤菜。

进入初中,我们家生活条件逐步 改善 基本上每周都能吃上猪肉。有 一次,妈妈带我到三姨家做客,三姨 看到我来 就连忙骑着自行车到街上 去买猪肉,给我们做猪肉炒辣椒吃, 十分下饭。那天中午,我吃了三碗 饭。那个时候 猪肉对大多数人来说 仍是半奢侈品,爸爸每次从县城里卖 东西回来都会带上豆腐 顺便还会带 回一些肥肉。每每这时 ,家里都像过 节一样高兴。用几片肥肉炒辣椒,放 点开水,一碗让人食欲大增的辣椒肉 汤就做成了。

到了高中、大学,大家的条件进 一步变好,肉已经不再是家家户户 的奢侈品。尤其是我参加工作以 后,每天在食堂都能吃到四菜一 汤。下班后自己回家做饭,可供选 择的食材越来越多,肉的种类也不 仅仅局限于猪肉,逐渐扩展到牛肉、 兔肉、鸡肉、鸭肉等。不仅食物充 沛,各种饮品也越发丰富,如啤酒、 红酒、白酒,还有很多饮料,雪碧、可 口可乐、芬达等,应有尽有。在饮食 水平上,我们的生活质量大步升级, 迈向小康之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 ,吃喝对我们家 来说已经不再是主要的追求目标。 爸妈看到日渐长胖的我 反而有点担 心,让我少吃点。小叔尤其态度强 硬 ,要求我多吃素 ,少吃肉。我当时 心里有点不服气 ,觉得小叔老是针对 我,现在才明白小叔是真的对我好。 随着家庭条件进一步变好 家里的饮 食观念也发生了改变。鉴于我身材 日渐发胖,爸妈开始鼓励我减肥。我 也从以往的无肉不欢 逐渐变成有选

民以食为天,吃饭对我们的重要 性不言而喻。通过回忆吃喝 ,让我充 分认识到正是因为我们大力发展经 济和生态文明 ,我们的生活才能越来 越好。作为预备党员,我更加坚定了 要跟着党走的决心和意志。